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野岸

【香港】严沁◎著

YANQIN XILIE XIAOSHUO JI

YANQIN
Storybook

野岸
流星
风里人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野岸

【香港】严沁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YAN QIN XILIE XIAOSHUJI

目 录

野 岸	/ 1
流 星	/ 241
风里人	/ 265



野

岸





下班后，思曼匆匆忙忙离开公司。她约好了比她小两岁的妹妹思朗在楼下等着一起回家。

在中环，最具爆炸性的时间是午餐和下班时间。四面八方涌出人潮，马路上人车争路，思曼觉得自己被淹没了，她不知道思朗能否找到她。

她在港大毕业三年，从行政主任升到行政经理还是今年的事。她并不是事业野心极大的女强人，只是认为女人也该工作，为社会尽一分力。

外表看来，她斯文有教养，完全不必化妆的一张素颜令人赏心悦目。衣着不大新潮也不落伍，很简单且明快的浅线条就像她的个性。以她平日的作风别人会以为她是柔顺的人，错了！碰到她的倔强固执地方，连父母都得摇头。

“思曼——”思朗从人群里钻出来，她真有本事。“对不起，来迟三分钟，刚接了一个电话。”

“叫车吧！”思曼不介意地微笑。

“不必！思奔在文华酒店门口等我们，”思朗愉快的说。她比姐姐活泼开朗些，或者因为她叫思朗吧！“他来中环开会，顺便接我们回去。”

思奔是她们大哥，在广告公司做创作主任，是个非常聪明，非常有头脑的人，三十岁。

姐妹俩快步朝文华赶去，看见思奔正在那辆宝马五二〇上面东张西望，车上还有一个人，男人。



“快上车，”思奔对妹妹们非常好。“那个看门的瞪过我好多眼了！”

姐妹连忙上车，也没看清楚坐在思奔旁边的人。

汽车朝东驶去，他们家住在赛西湖。

“思曼、思朗，我替你们介绍，我的新同事雷子樵，刚从美国调来的。”思奔在前面说。

姐妹俩预期的呈热情爽朗的一阵招呼，美国来的嘛！谁知竟只是冷淡的一声“嗨！”连头也不回。

思朗看思曼一眼，耸耸肩，连冷冷淡淡地“嗨”也省了，只静静的看着窗户。

“子樵以前在台湾念大学，后来留学美国，在美国做事，”思奔不以为意的继续说，“是我们的新创作总监。”

这回思朗都没有出声了。总监又怎样？她们完全没有兴趣。没礼貌又骄傲的男人最讨厌。

“他在香港不熟，我约他回家晚餐。”思奔又说，“他就住怡东酒店。”

“怡东附近大把餐厅，酒楼。”思朗不客气的。

思奔很意外的转头看她一眼，眼神颇严厉。思朗立刻不敢再说。

平日思奔十分爱护她们，是最好的大哥，思朗警惕着不能再没礼貌。

但是对这面孔也没见到的人，她们实在没有好感。

下车的时候，两姐妹匆匆抢先上楼，留下思奔陪着那个雷子樵。一会儿，他们上来了，姐妹俩各自在房里听见母亲招呼雷子樵的声音，很奇怪，那家伙居然对母亲十分礼貌恭敬。

思曼在房里听音乐，怡然自得的。过了一阵，思朗敲门进来。



“来陪你，免得在客厅闷。”思朗说。

“今天没约会？你的众多男朋友失了踪？”思曼打趣。

“才星期四，明天要上班，懒得应酬他们。”思朗说，“在香港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男人，我怕自己要变老处女！”

“你在暗示我已经是老处女了吗？”思曼笑。

“还早呢！你才二十四岁。”思朗说，“不过我不欣赏你的论调，宁缺勿滥，把自己困死了！”

“遇不到满意的，我宁可困死自己，要面对一辈子的人哦！不满意怎么行？”思曼抓起一张报纸。

“说得也是！看来看去都是批没水准的。”

“倒不是水准问题，我总不能接受那些不能令我心动的男人。”思曼笑。“面对的一些人，真令我心如止水。”

“是不是我们的条件太高了？”思朗天真的。

“我根本没有条件，既不一定要英俊潇洒，更不要求他富有，只要能令我心动。”思曼笑。“就这么简单，可是二十四年来，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“是不是我们姐妹俩感情麻木？”

“会吗？看电影时我们不也哭湿一盒纸巾吗？”

女佣人在敲门，通知她们可以吃饭了。

“运气真不好，今夜要面对大闷人。”思朗说。

“沉默的男人总比话多来得好些。”思曼推开门。

思曼陪着他的客人子樵已和父母坐在长餐桌边。思朗看一眼，这个这么斯文，有书卷气质的男人，居然有满脸的胡子？连面貌都看不清。

这样的人是创作总监？还是跨国大广告公司呢！

思曼连看也不想看那家伙，招呼一声就低头吃饭，雷子樵骄傲，她比他更骄傲。



“我俩个妹妹的名字是有来源的。思曼是正午出世,所以用‘日’字做头的曼字。思朗半夜出世,那夜月色特别好,所以用朗月的朗。”思弈说。他大概也觉得晚餐桌上太闷了一点。

听不清楚那胡子下的嘴里讲了什么,思弈却笑起来。

“我的名字?大概爸爸想生个会下围棋的儿子好陪他下围棋,所以我叫思弈。”思朗瞪哥哥一眼,很不满意。

思曼吃完碗中的饭,无意的抬起头,她呆愣一下,遇见的是一对深不见底的黑眼睛,眼中射出的光芒竟——竟有点嘲弄,仿佛是在说,“一对幼稚的女孩子!”那眼光端端正正的停留在她的脸上。

她的脸一下子红了,莫名其妙的愤怒涌上来,几乎想立刻拍台而起。没有,她没有这么做,她的教养令她端坐着不动,以顽强的迎战视线牢牢的对着他,决不退缩。

雷子樵仿佛意外,又仿佛震惊,没想到遇到的竟是这样不惧的视线,几秒钟之后,他垂下头。

他知错了吧?方家的女孩子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。

“子樵以前在南加大时是体育健将,曾代表美国参加过一次奥运篮球赛。”思弈兴冲冲的说。

对这位新朋友,他是表现得极热烈的。

“结果得了冠军吗?”思朗不怀好意的笑。

“没有。”子樵自己回答。他的声音低沉冷峭,听到耳里很不舒服。“我们输给苏联。”

“真遗憾。如果今年参加,可能拿金牌呢!因为今年苏联退出。”思朗笑。

“是。我也这么想。”这雷子樵倒是很坦率诚实的。

看他这么回答,思朗也不好意思再讲了,人家是那么爽快的承认了失败。



“为什么不再打国家队？”思弈问。

他好像对子樵充满兴趣。

“年纪大了，我今年三十二，”子樵说。他说国语，却不难听懂。“做事之后，我已疏于练习。”

“三十二岁叫年纪大了？这是男人创业的最佳时候。”父亲不以为意。

“是。我现在的精神都在事业上。”子樵说。对长辈，他的口吻很不同，尊敬得十分自然。“这次调来东方，也是自我考验的大好机会。”

“子樵以前还是爬山好手，他曾爬过喜马拉雅山。”思弈又说，献宝一样。

“爬上去了？”思朗是有意捣蛋。

“是。”这次他不再认输。“单靠个人力量的事，我对自己很有把握。”

那意思是说：篮球在奥运输给苏联不因为他个人，而是整个队的事？这人——真骄傲。

“慢用。”思曼低着头说，转身就走到一边看电视。她还记得刚才雷子樵的挑战。

这男人分明是挑战。

“喂！我有个问题，”思朗是故意的。“你的胡子，你随便的衣着，你们公司可以容许这样的总监？”

“广告公司并不是银行。”子樵冷淡的说。

“思朗——”母亲制止她。“雷先生还没有正式上班。”

“你也真老土，从事创作的人，怎可能像你在酒店做公关主任要花枝招展呢！”思奕说，“我们外套西装在公司，要见客时才套上去。你见过我穿西装上班吗？”

思朗脸也红了。思弈居然说她老土，居然那样维护一个陌



生人。

“不跟你说。”她站起来，一口气走到思曼身边坐下。

思曼看看她，微笑着。

“何必为不相干的男人生气。”她低声说。

不相干的男人——思朗转头看，那雷子樵的视线竟也扫过来，仿佛在看她，也仿佛在看思曼。

思朗在办公室刚听完一个电话，她的助手来说：“二楼贵宾厅有会议，我们已经弄好了，你要不要上去看看。”

“二楼贵宾厅——啊——”思朗笑起来，是思奔工作的广告公司。“好！交给我好了，立刻上去。”

通常这样的事她都交给助手做，广告公司租酒店的地方开会而已。她有兴趣的是看看思奔在不在，或者下班时可搭他便车。

她轻轻敲门进去。

“各位好，我是方思朗，此地的公关主任——”她职业化的说着，看不见思奔。

有个男人转头，淡淡地对她打个招呼。

“嗨！”是雷子樵。

她微微皱眉，怎么她竟忘了思奔的新上司呢？

“对今天的布置满意吗？”她只想公事公办，不想和这家伙打交道。

“很好。”他永远是那种口吻。“不过我希望冷饮都摆放在里面，而且不要人服侍，免得打扰会议进行。”

“可以。”思朗招招手，一个侍者过来，她吩咐了。“还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暂时没有。”他看她一眼。“思奔今天不出席，只是我与所



有客户见面。”

“不需要告诉我与我工作无关的事。”思朗故意皮笑肉不笑的。

他不响，对她摆明的冲撞不以为意。

思朗走出贵宾厅，自己也觉好笑，公事公办嘛！为什么还要故意激他呢？思曼说得对，不相干的男人！

不相干的男人！她边走边笑——这家伙今天穿了套西装，很少男人穿西装好看，他穿起却很帅。也许因为他高大，有着运动家的身材吧！

但他那把大胡子还是不伦不类，中国人很少这么作状的，她认定了他是作状。

坐在办公桌前，不知道为什么有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拿起电话打给思弈。

“喂——”

“我听出来了，是你，思朗。”思弈故意嫌烦的语气。“你忘了是上班时间吗？”

“我见到你的老板，在我这儿开会。”她笑。

“哦！是，子樵今天见大客户，”思弈说，“喂！你不要去惹他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惹他，我吃饱撑着吗？”思朗怪叫起来。“去他那儿看看是我职责所在。”

“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，”思弈大笑，“子樵也不是故意冷淡你们，他天生如此。”

“他有宝，谁介意他冷淡或是热烈？”她气不过。“山猫一样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对一个陌生人你为什么那么多挑剔？那么多脾气？”思弈说。



想想，思朗也笑了。

“下班绕不绕中环？”她问。

“你该问接不接你姐妹俩，”思弈说，“我在铜锣湾上班，绕中环回赛西湖哦！”

“不接就算！”她预备挂电话。

“当然来接，”思弈却这么说，“五点一刻文华酒店门口，我等你们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思朗放下电话，心中犹自莫名兴奋，想一阵，又拨了思曼的电话。

“哈啰！”思曼永远沉着斯文。

“思曼啊！下班时请步行去文华，思弈接。”思朗说。

沉默一阵，思曼才慢慢说：

“绕到中环来接我们？”

“我没有要求，他自动说。或者他要来中环办事？”思朗比较天真。

“好吧！我自己走过去。”思曼淡淡地。

“星期五，有没有约会？”思朗笑。

“明知故问。”

“居然没有一个人来约我，”思朗叹一口气。“所以说天下最寂寞的是又能干又漂亮的女人。”

“不要自怨自叹了，你工作做完了？”

“总之我比你轻松。”思朗愉快的。“没人约我们，我们晚上自己去看电影。”

“明天陪妈妈一起看，我不喜欢晚上出门。”思曼说。

“哎！又与电视相对无言。”思朗挂断了电话。

这么一搞，她完全没有工作的情绪了，东摸西摸，又去欢迎了一位酒店贵宾，差不多也要下班了。



才到五点一刻，她抓了皮包就跑。匆匆走在街上，忽然看见前面的背影，不是子樵？

下意识的就放慢脚步，她才不要跟他一起走。

可是——他们竟走了相同的路线，他也到文华？啊！思弈是来接他，而不是接她们姐妹的。

明白这点已经迟了，思弈已在向她挥手，思曼也平静的坐在车上。

“一点诚意都没有。”她骂思弈。

“我是顺便来接你们的，子樵现在还没有车。”思弈坦白的说，“子樵今晚请我们吃海鲜。”

思朗正想抗议，“谁希罕吃海鲜，”却被思曼的眼色止住了。她看见思曼胸有成竹似的模样，就闭口不言。

“本来还要去接爸爸、妈妈的，但他们没空。”思弈说。

“谢谢——你们赏光。”子樵用国语说。

两个女孩子都没出声，各自看着窗外，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一样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有仇，一开始他们就格格不入。

“哦！替你请的广东话教师已见过了，很不错，是个年轻的女孩子，港大刚毕业。”思弈打破沉默。

“很好。”子樵简单的说。

“其实在香港大多数的地方英文都通，你也不一定要花时间去学广东话。你的工作会非常忙。”思弈说。

“我喜欢学各种不同的语言。”子樵说，“曾在墨西哥工作一年半，我也学当地土语。”

“学语言也需要一点天才。”

“下过功夫的事，总会有点成果。”子樵说。

后面的思曼眼睛一亮，但她没表示什么。“周日要不要我陪



你？”思弈再问。

他完全是同事之间的一股热诚，他的个性如此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绝对不是故意巴结之类。

“不陪女朋友？”子樵反问。

“方家的孩子都骄傲，都眼光高，”思弈笑。“尤其有两个出色的妹妹在一边，我很难找到合心意的。”

子樵淡淡一笑，摇摇头。

“我想把些旧资料拿回酒店看，等我工作上了轨道，我们钓鱼去。”他说。

“你喜欢钓鱼？”思弈很意外。

子樵却不置可否的笑。

思弈带他们去香港仔。其实也不一定此地的海鲜最好，他只觉得子樵从美国来，想给他见见此地的特色。

但——子樵始终是冷冷的，淡然不动。

“喂！你们俩今天太沉默了。”思弈望着妹妹们。“尤其你，思朗，平日话最多。”

“那要看对什么人。”思朗毫不客气。“不投机的人，半句都嫌多。”

“思朗——”思弈下不了台。

“她想故意为难你，”从未讲过话的思曼居然出声了。“因为——你出现得太突然。”

子樵把视线移到思曼脸上半晌，深沉的黑眸中闪动着令人难明的光芒。

“或者可说——我根本是你们兄妹之间的不速客。”子樵居然也完全听得懂广东话。

“你一直是这么冷淡，严肃？”思曼问。

就是这冷淡严肃得罪了姐妹吧？



“我——大概是。”他只这么说。而且犹豫了一阵。

“你们俩太小器了，人家天生如此，”思弈哈哈笑。“难道一见方思朗小姐就必须眼睛放光，热情如火？”

“你——小心我报复！”思朗脸红了，也展开笑脸。

虽然子樵神色不变，但桌子上的气氛好多了。

“女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心眼儿窄，甚至包括我两个出色的妹妹。”思弈说。

“只是我，不要冤枉姐姐。”思朗说。

子樵又把视线移向思曼，这次——黑眸更深，更黑，更难懂了。

中午思朗约思曼一起午餐。

“酒店有新菜单，快来试菜。”思朗愉快地。

“又是白吃？”思曼笑。

“我工作辛苦，有这权利为什么不用？”思朗理所当然。“你是我唯一的姐姐，有什么好事，当然第一个想到你。”

“我十二点钟过来。”

“十二点半。”思朗说，“十二点正我得笑靥如花，必恭必敬地站在酒店门边恭迎一位大人物。”

“怕我见到你虚伪的假面具？”思曼忍不住笑。

“怕你连新菜式都反呕出来。”思朗挂断电话。

思曼再次把自己埋首工作中。

她的工作压力并不重，只是工作量大，太琐碎。她不介意，她的沉稳安定和细心正是这方面的特长，她把所有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。

午餐时间差不多到了，她收拾好桌上文件，抬起头看见她的上司副总经理踱进来。



这傅尧年轻得很,三十岁不到,人倒正正派派,工作能力却不怎么灵光,思曼和他开过很多次会,很明白这人虚实。但他是太子爷,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,所以能不能力也不那么重要了。

“忙完了吗?”傅尧对思曼友善得过了头。“一起午餐,好不好?”

“很抱歉,妹妹刚约了我,她酒店有新菜单,叫我过去试菜。”她的拒绝并不太婉转。

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好感,为什么不直截了当些呢?

傅尧搓搓手,有点犹豫却硬着头皮说:

“我——能够参加你们吗?”

思曼呆愣一下,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

“当然——欢迎。”她只能这么答。以后还要见面呢!

“什么时候走?”傅尧大喜。

“现在去吧!”思曼暗叹。怎有如此死缠之人?

其实傅尧是个相当体面的男人,外表、穿着都不错,气质学问也不俗,可以说是相当有条件的王老五。只是感情的事怪得很,可动心就是不动心,没道理可讲的。

步行到思朗工作的酒店也不过五分钟,思朗仍在工作,他们只能在餐厅先等着。

“思朗就是我见过的那位妹妹?”傅尧问。他是很有礼貌,很有修养的人。

“我只有一个妹妹。”思曼笑。面对傅尧,她坦然大方,完全没有心理负担。

“听说你还有位哥哥在——”

“广告公司工作。”她接着说。

这个傅尧居然把她打听得一清二楚,看来还真是个有心人呢!